

吴伟斌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元稹

评

传



元稹

吴伟斌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评

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稹评传/吴伟斌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8.3

ISBN 978 - 7 - 215 - 06423 - 2

I. 元… II. 吴… III. 元稹(779 ~ 831) - 评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8281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永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38.5

字数 591 千字 印数 1 - 3 000 册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元澈出

植尤長於詩。與白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諸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



元才子画像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六

碑銘

故萬州刺史劉君墓誌銘

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唐故使持節萬州諸軍事萬州刺史賜緋魚袋劉君墓誌銘

歲長慶之癸卯五月日乙亥處士祿汾以予友保極喪訃於予且告保極遺意欲予誌卒葬予哭泣受妻子賓友弔又哭泣退叙事保極諱頗姓劉氏漢燕王子孫之在其國者皆稱昌平人後世有清夷軍使拯為清夷軍使時會侯希逸叛遼海側近軍郡守將皆奔走拯獨不奔軍軍亂害及拯朝廷忠之以平州刺史告其弟平州生表裏表裏官至深州長史亦用忠戰死於軍長史生子騫子騫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唐州



新刊元微之文集卷第一

古詩

思歸樂

春鳩

春蟬

兔絲

古社

松樹

芳樹

桐花

雉媒

箭筈

賽神

大觜鳥

分水嶺

四皓廟

思歸樂

山中思歸樂盡作思歸鳴爾是此山鳥安得失鄉名應
緣此山路自古離人征陰愁感和氣俾爾從此生我雖



元微之文集卷第三十

叙詩經樂天書

叙詩經樂天書

漢九載學賦詩為孝性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
稍習其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殊高靈務因全取不
欲其志吏生天下罪過外闡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
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家卒復之變因憂負
衆機相賊殺告交駱驛使者送靈旋以狀聞天子曰某
也將某能過亂亂衆軍附願為師名為衆情甚實逼詐
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得交殺者亦十四



序

傅璇琮

吴伟斌同志于20世纪70年代末,即自1978年起,就读于南京师院中文系研究生期间,在前辈学者唐圭璋先生和孙望先生指导下,即从事于元稹政治仕迹与文学创作的研究,一方面撰写专题论文,一方面作评传、年谱及诗文编年笺注。积二十八年的辛勤操作,从已刊发的五十一篇论文进行修订补充,重组为三十三篇,同时又将其论证所得凝聚于评传,组合为两部著作,一为《元稹考论》,一为《元稹评传》,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应当说,这两部书是我们现在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值得关注的学术新著。

之所以说“值得关注”,是因为吴伟斌同志的研究颇有特色,这两部著作之考证、评论及其所得结论,对唐代文学研究,古典文学研究,能起学风思考的作用。

元稹确是唐代著名文学家,特别是中唐时期,《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就认为“元和主盟,微之、乐天”,他应该与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同为元和诗坛的盟主。而于元和前,德宗贞元后期所作的《莺莺传》,对唐人传奇及后世戏曲,起极大的启示作用。之后于穆宗长庆年间任翰林承旨学士时,元稹于制诰文体的创作实践与理论阐释上都极注意改革、创新,在唐宋时均甚有影响,北宋诗文名家王禹偁即特举元稹所撰牛元翼制文,称其为“长庆中名贤所行诏诰,有胜于《尚书》者”(见北宋前期《丁晋公谈录》)。除文学创作外,元稹还应该是中晚唐之际积极参与政事改革的实践家。但从晚唐五代开始,直至20世纪,有关记述元稹的史传、笔记、年谱、专著、论文,多将其评为“勾结宦官”、“巴结

藩镇”、“反对革新”、“抛弃莺莺”、“玩弄薛涛”等等，不止人品卑劣，且贬其诗歌淫艳、晦涩，几乎已成为共同结论。在唐代作家中，其生平事迹记载之差谬，文学创作评价之错讹，未有如元稹者。这种不正常现象却未受到重视。对这千余年来似已成为公论的曲解，要加以辨正，是要有勇气的。20世纪80年代前期我作李德裕研究时，面对李德裕记载的纷纭复杂的情况，曾于所著《李德裕年谱》的序言中，引法国作家雨果一句话：“艺术就是一种勇气。”于是说：“这句话也可用之于学术，真正的学术研究，同艺术创作一样，是需要有探索和创新的勇气的。”（《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年）因此我认为，吴伟斌同志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首次否定元稹“勾结宦官”说，首次否定“张生自寓”说，确表现他年轻时就极为难得的学术探索和创新的勇气。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其论学著作《文史通义》中曾谓：“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所谓“独断之学”，即有独创之见。章学诚明确提出，既要有不依附他人的独断之学，又要有专心沉潜的考索之功，这是做学问必须具备的两条途径。吴伟斌同志过去所发表的论文，有些我是读过的，这次为应邀作序，就通阅全书，确对章学诚所言更感亲切。前所提及的吴伟斌同志之学术勇气，当然因有其治学见识，同时也就由于他长期从事专心考索之功。

他所作的考论，一方面注意发掘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不沿用旧说成见，一方面又着力于时间、地点等的细致考察。如元稹由虢州长史入朝任为祠部郎中、知制诰，史传即记为受宦官崔潭峻的推荐，时间在长庆初；白居易所作的《元稹墓志》也误记为穆宗长庆时。吴伟斌同志则细加考索，根据元稹自作《同州刺史谢上表》、《进诗状》，及有关记载，考定元和十四年下半年宪宗在位时，元稹即已入朝任职，后文臣令狐楚向穆宗举荐，皆与宦官无关。至于所谓元稹作《莺莺传》，以张生自寓，吴伟斌同志一方面论证元稹作此传奇的年月（贞元十八年九月），一方面就地理学角度辨正西河县非河西县，即元稹早年行迹皆与传奇中之张生未合。确如王枝忠同志《评吴伟斌的〈莺莺传〉研究》（《固原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所云：“缜密论证，以理服人。”其他如辨正元稹所谓“河朔罢兵”、“玩弄薛涛”等等，都有细致考析；书中有关篇章，及吴在庆、王枝忠、姜光斗等评议，都有细叙，这里就不复述。



我觉得这里还应一提的是，吴伟斌同志第一篇论文《元稹之诗中“李十一”非“李六”之舛误辨》，刊于《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之后继有所作，1986年则刊有八篇，即已分别论述元稹与宦官、与永贞革新，及《莺莺传》写作时间、元稹与薛涛，以及有关诗文评价等等。就这样延续下去，直至2007年。28年来，专心一致，始终执著于单个作家的研究，对其作全面、重点的探索。这在当前学界是极少见的。一心治学，不慕名利，这种治学风格在当前是很值得思考的。

还需一提，这两部著作，特别是《元稹考论》，主要是就过去对元稹记述、评议之讹误加以考辨、论证，特别是现代著作，更予以辨证，其中以卞孝萱先生的《元稹年谱》，为重点对象。除了前面提及的元稹依附宦官、巴结藩镇、以张生自寓等以外，还就卞著《年谱》诗文编年有问题的，逐一加以辨析，谓有493篇，占元稹存世诗文的百分之四十五，这样就写有十八篇论文。应当说，吴伟斌同志对卞著《年谱》是重视的，称读后“深受启发，得益匪浅”（《元稹裴淑结婚时间地点考略》）。学术者，天下之公器。吴伟斌同志做学问，确是治学不治人的。他在提及尹占华、程国赋两位学者所撰对其所刊论文表示不同意见，并加以评议、商榷时，也特为表态：“这种批评正是笔者所期待的，因为任何正确的结论只能产生在反复的认真的讨论之后。”我以为这也是治学的正当风气。

前曾引有章学诚的治学之言，章学诚还另有所言：“古人差谬，我辈既已明知，岂容为讳！但期于明道，非争胜气也。”（《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这就是说，对已存在的差谬，既已明知，就不必忌讳，应加辨正，而这在于“明道”，非个人争气。又宋人叶梦得也有云：“古之君子不难于攻人之失，而难于正己之是非。”我想，吴伟斌同志对当前论著所提出的商榷、辩论，是能得到理性接受的。

吴伟斌同志已刊之文，确已受到学者的注意与接受。我的挚友、厦门大学中文系吴在庆教授在为《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2）》所撰《近十年元稹研究述评》中，就充分肯定吴伟斌同志的成果，认为“尤为着力”。吴在庆教授重点研究中晚唐文学，曾与我合作编撰《唐才子传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治学严谨，时有新见。另王枝忠、姜光斗两位也撰文，认为吴伟斌同志“以翔实的资料、严密的论证为元稹翻了案，对元稹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全新评价。”我本人在研究翰林学士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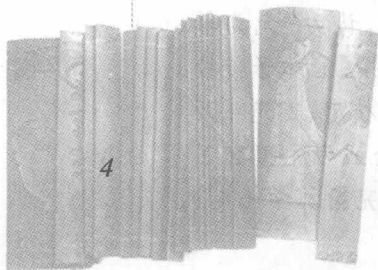
就元稹入朝任知制诰,及入、出翰林学士院年月,均吸引吴伟斌同志的成果(见拙著《唐翰林学士传论》元稹传,辽海出版社,2005年12月)。还值得一提的是,由袁行霈先生总主编、罗宗强先生分卷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隋唐五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在记叙元稹时,就不提所谓元稹依附宦官事,并在注中引及吴伟斌、尚永亮等文,认为元稹升职与宦官无涉,“在对待朝政弊端和社会恶习等的大问题上,元稹是严正的,不徇私情的”(页357)。在论述《莺莺传》时,虽云传奇作于贞元二十年,与吴说不同,但仍认为非元稹自传,应把它作为真正的文学创作来理解。可见当代文学史著作也已关注吴伟斌同志的成果。

有一点还可一提,就是这部《元稹评传》,在《考论》对元稹重要事迹与创作的考证基础上,系统、细致地记叙元稹的人生道路、政治品格,并认真探索其诗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梳理中晚唐以后,历宋元明清,直至20世纪,对元稹文学思路与创作业绩的评议。这是至今为止最为全面、客观的一部元稹评传之作。特别是记述元稹在通州、浙东、武昌等地的游历,及与当代诗文名家的文学交往,颇有胜读之感。

是为序,并就教于著者与学界同仁。

2007年秋,于北京

六里桥寓舍





前 言

元稹是中国唐代著名的历史人物，他曾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学作出过重要贡献，在唐代及以后都有着不容否认的积极影响。然而千年以来却很少有人对元稹的生平及其政治思想、经济理论、文学作品、文学理论、文学贡献进行过科学的考察、认真的研究和积极的评价；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不负责任的所谓“结论”也就随随便便地加到了元稹的头上，什么“勾结宦官”、“依附藩镇”、“献诗升职”、“钻营相位”、“破坏平叛”、“抛弃莺莺”、“玩弄薛涛”、“自寓张生”、“薄倖妇女”、“文章晦涩”、“诗歌直露”……把元稹涂抹得一无是处面目全非真伪莫辨。为了还原稹于历史的本来面貌，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们，我利用研究生学习的机会，在导师唐圭璋先生和孙望先生的悉心指导下，于1980年写成了这本评传的初稿。

二十八年来，我在唐圭璋先生、孙望先生和傅璇琮、朱金城、郁贤皓、曹济平等诸位先先的鼓励与指导下，又陆续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它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唐圭璋先生年迈体弱，但仍然为我们一次又一次亲自授课，把他老人家毕生所得的渊博知识传授给我们。后来还热情评价我毕业之后发表于《扬州师院学报》、《文学遗产》、《光明日报》上的那些论文，鼓励我不懈努力，坚持始终。孙望先生体弱多病，但传道授业解惑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记得我研究生学习期间发表在《南京师院学报》上的那篇处女作，先生曾经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分别站在我方与对方的不同立场反复推敲，指导我数易其稿。除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为我传授知识、指导论文写作外，先生对我的专业辅导一直持续到毕业十多年之后，直到先生突然逝世的前六天，他还在家中的书房

里与我探讨元稹及其《莺莺传》的有关问题。两位导师像燃烧着的蜡烛一般,以生命之光照亮我与同窗学友的学术探索之路。傅璇琮先生二十多年来一直关心着指导着鼓励着我的元稹研究工作,除当面授教之外,还数十次来电来信,指明元稹研究中的诸多问题,使我获益匪浅。先生在一些学术场所多次赞誉我的元稹研究,近年又向出版社诚恳推荐我的《元稹考论》与《元稹评传》,并热诚为两书作序,充分肯定我在元稹研究中的成果。朱金城先生曾欣然参加我的毕业论文答辩,高度评价我的毕业论文,有“填补中国文学史研究之空白”的赞语,并多次赠送他自己白居易研究成果方面的书籍,得益甚多。郁贤皓先生多次审阅我有关元稹研究的论文,毕业之后他还常常为我解惑答疑,耳提面命,受益良多。曹济平先生是唐圭璋先生的助手,也是孙望先生的副手,他协助两位导师热情指导我的元稹研究,审读我发表的大多数论文,一直延续至今,点点滴滴,令人难忘。四位先生无私无悔,循循善诱,指导后进可谓不遗余力。今天让《元稹评传》面世,既为求教于时贤,同时也是对始终支持我元稹研究工作进展的两位导师和诸位先生的回报。在拙稿即将面世的时候,我还要特别感谢热忱关心我元稹研究的所有师长学友,其中包括有关学报与期刊编辑部的同仁和河南人民出版社的诸位先生。

我们的《元稹评传》共分两大部分,共有六章十九节。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五章,含十六节)介绍元稹忠君王爱国家悯百姓的政治理念和坚持直道反对权倖的积极用世精神。着重叙述元稹五受诬陷五遭贬谪的坎坷宦途:即任左拾遗时因直言死谏而招怨宰臣杜佑,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谪为河南尉;监察御史任上举发权贵、藩镇、宦官的违规之举跋扈之行,又与宦官仇士良马士元等人发生激烈冲突,元稹无辜遭到毒打而反被唐宪宗与执政杜佑诬为“务作威福”而出贬江陵,后来弄权宦官吐突承璀与仇士良再度将元稹调离平叛前线贬斥通州,前后长达十年;翰林承旨学士时,裴度无意或故意受“巧者”王播的挑拨,诬陷元稹交结宦官魏弘简破坏河朔平叛而降为工部侍郎;任职宰相期间,诗人受害于李逢吉勾结宦官魏弘简刘承偕等人诬陷元稹“谋刺裴度”的阴谋,贬谪同州与浙东八个年头;在尚书左丞时,元稹又被李宗闵等人指控为“经营相位”而出镇武昌,最后死在武昌节度使任上。元稹虽然数次身居辅君匡国的要职,担负济时为民的重任,但为时都极为短暂,



接踵而至的即是被诬陷被打击被贬职。其中担任要职时间最长的是监察御史,时历一年;最短的是尚书左丞,位未逾月。五次要职累计仅两年又三个月,而元稹前后贬谪则长达二十年,占其全部政治生涯的百分之九十。综观元稹的一生,虽然他长期被贬,但从未消极退避,始终积极用世,用元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这与白居易主张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认为这是元稹思想的主流,贯穿元稹政治活动的始终,值得我们充分肯定,也应该给予高度评价。


第二部分(第六章,含三节)主要论述元稹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重点介绍了元稹诗文的思想内容和他元和年间在文学理论以及新乐府运动方面的突出贡献,特别提出并肯定元和十年以后在白居易已停止新乐府诗歌创作的情况下,元稹在兴元继续开展和独自领导新乐府运动这一前人未曾提及的重要事实,着重指出是元稹第一个站出来对杜甫杜诗作出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在这一部分中除了介绍和分析元稹通俗诗派共有的艺术特色之外,也对元稹诗歌中多样化的艺术风格作了初步的探讨,指出元稹诗歌中也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和含蓄有味的艺术特色以及感物寓意的表现手法。

撰写《元稹评传》的过程中,我们采用元稹自己和同时代人以及此后人们的诗文、史书、评述等第一手材料进行客观的叙述与科学的论证,以求重现当时的历史真相,力求复原元稹历史的真实的客观的本来面貌。我们还通过节后注释的方式,适当地介绍古人、时贤对元稹的传统结论而经我们考证后被认定为错误说法的那些意见,并有理有据地展示我们自己的观点,以事实引导读者重新正确认识元稹。我们可以这样说,有些注释条目本身就是一篇小小的论文。而就《元稹评传》的全文而言,它就是一篇关于元稹生平的“大论文”,以全新的观点全新的论据科学地展现元稹历史的本来面貌。与我们这本拙稿一起推出的还有刚刚结集的《元稹考论》,刊载我们过去已经发表的五十一篇论文的修改稿,在不改变原有论点与原有论据的前提下,提供新论据扩充原篇幅,修改后部分篇目的篇幅往往是原文的两倍。经反复修改组成新的论文共三十三篇,表述了我们二十多个与传统说法完全不同的新观点新见解,与这本《元稹评传》的“大论文”与“小论文”互相呼应互相支持,拜请有兴趣的读者一并审阅。

在这本评传已经定稿以后,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杨军的《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元稹诗文选》以及周相录的《元稹年谱新编》的出版。由于两位先生的大作与卞孝萱的《元稹年谱》的观点基本相同差别不多,而我们在《元稹评传》与《元稹考论》中已经反复指出拙稿与《元稹年谱》的许多差异,再次提及似有重复之感也没有这个必要,同时拙稿又受篇幅的限制,所以没有能够在拙稿中再次提及我们与杨军周相录两位先生的不同意见。但读者只要稍加比对,还是很容易发现拙稿与杨军周相录两位大著的较大差别,拜请读者留意。极个别不同的新意见,我们已经草就数篇表述我们观点的文章,等待适当的时候再向师长学友讨教。

《元稹评传》与《元稹考论》包括的范围较大,涉及的问题较多,而我们又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许多新见,肯定会与传统的观点发生激烈的冲突,肯定会有不同意见的出现,我们期待着客观的科学的公正的批评。借此机会我们声明一下:元稹的许多问题被搞得复杂异常,在一些篇目里常常无法一次说清,需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加以反复论述。如果有人想批评本人以前发表的有关元稹论文及今天出版的《元稹考论》、《元稹评传》中的错误,希望认真审阅有关拙稿的全部论述,不要仅仅根据自己论述的需要断章取义。我们同时还希望引用我们成果者能够简略说明引用的来源,以便在将来可能被他人发现错误时我们与引用者共同承担“文责自负”的责任。

最后,我们还有五点说明:其一,元氏家族历来以河南洛阳为自己的祖籍,元稹又曾在洛阳任职,为李唐也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所以我们选择在河南出版我们的拙稿。其二,为了节约篇幅,同时也为了方便读者对元氏家族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我们将元稹的世系列表附在后面,以元稹世系为主,旁及与他有一定关系的元氏祖先与后裔。其三,这本《元稹评传》为了展现元稹不平凡的一生,为了辩白元稹错综复杂的冤屈,为了还原元稹的历史本来面目,尽管我们一再压缩字数但仍然不得不占用了近六十万字的篇幅,如果时间紧迫的读者想快速了解元稹的一生,欢迎审阅书后附录的《元稹生平简表》。其四,评传中曾大量引用元稹白居易以及同代、后代文人的诗文,以真实反映元稹的生平以及对元稹的客观评价,有些篇目的不同引文还多次被引录,为不隔断行文的顺畅,也为了节省有限的篇幅,



我们将这些篇目的书名、版本、卷次,按“本书引用书目”、“元稹篇目”、“白居易篇目”、“其他人篇目”为类,每类以在书稿中出现的先后为序,一次性附在后面,方便读者查证核实。其五,在撰写修改这本评传的同时,本人还陆续发表了研究元稹的专题论文五十多篇。根据发表的论文来修改《元稹评传》,又根据《元稹评传》的修改来撰写新的论文,修改原有的论文。在评传中我们常常引用过去我们发表的论文内容以及即将出版的《元稹考论》的论文观点,以省篇幅;为避反复引述出处的繁复,我们也将我们的论文篇目及有关修改情况的附表一并附在后面,以发表时间前后为序,便于读者查阅参看。

限于自己的学识水平,我们的许多拙见肯定还不够成熟,错误疏漏之处一定不少,盼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吴伟斌

2007年6月28日

于南京教工新村



285 昌苑冠升于卒羊英 撤同丑衣现出察舍 章五

282 州同迎宴 时罢新受 节一第

404 宋派丑翁 嘉泰罪价 节二第

423 昌苑献出 派衣得将 节三第

194 引天竺宇文中曹 良吾共坐声内商 章六第

122 品升受出尚御景露册 节二第

242 色神木艺女争酥因好 志于并官即见牙朋喜 节一第

目 录

第一章 奉儒守官的家庭 寄食亲友的童年 1

第一节 艰难的时势 败落的家族 1

第二节 苦难的童年 好学的少年 10

第二章 三回荣登科第 初次任职京城 17

第一节 明经及第 揭褐入仕 17

第二节 试吏部考 授校书郎 35

第三节 登制科首 拜左拾遗 54

第四节 任职监察 申冤南蜀 95

第五节 分司洛阳 纠谬东周 117

第三章 十年贬放外地闲职 两次逐临荒僻谪地 141

第一节 受辱敷水 谴弃江陵 141

第二节 出入枪林 平叛淮西 199

第三节 奉诏回京 贬逐通州 213

第四节 量移近地 闲置虢州 273

第四章 遇赦回到京城任职 一再身遭他人诬陷 287

第一节 返回长安 迁任翰林学士 287

第二节 含冤受屈 贬职工部侍郎 336

第三节 明诬辨冤 拜为同平章事 368